

中韩合作解决朝核问题的战略进路

李雪威

【摘要】 中韩两国在半岛无核化、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拥有共同的利益,构成了两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基础。中韩两国在通过和平谈判协商解决朝核问题、帮助朝鲜进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以及构建朝鲜半岛和东北亚互信与安全合作机制方面积极合作,发挥着富有建设性的作用,成为推动半岛无核化并实现永久性和平的重要推动力量,并在共同努力实现半岛无核化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充实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涵。

【关键词】 中韩关系 朝核问题 东北亚局势 六方会谈

自中韩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已从“21世纪中韩合作伙伴关系”,发展成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继而提升至目前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一经确立所面临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考验就是中韩如何合作解决朝核问题。中韩在朝核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促使两国在之前的几轮六方会谈过程中,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事实表明,中韩合作是推动六方会谈和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的重要因素。随着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确立,双方将在朝鲜半岛及东北亚问题上不断扩大共识,加强沟通与协调,进一步寻求共同战略利益交汇点,为实现半岛无核化和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密切合作。

一、寻求途径:在六方会谈框架下和平解决朝核问题

在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框架之下,如何尽早和平解决朝核问题是中韩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中国同朝韩双方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与朝鲜保持“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今年5月中韩关系提升至“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作为朝鲜传统重要邻国,同时与美国在诸多领域有着广泛合作的战略基础,一直是美日韩与朝鲜打交道的一个重要渠道。韩国与朝鲜之间存在着血脉相连的民族感情,与美国在战略上是共同进退的重要盟友。正是与朝美两国的这种多重交错的双边关系成为中韩在朝核问题上发挥特殊影响力的重要基础。

中韩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朝鲜半岛问题进行具体合作。面对朝核危机,美国最初采取的是不与朝鲜直接对话的态度,是中国的积极斡旋,韩国等相关国家的共同努力,最终促成了旨在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经过六轮谈判之后,目前六方会谈已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朝鲜提交核申报清单,公开了钚的产量,第一次公开自己“过去和现在的核能力”,并炸毁宁边冷却塔,表明了弃核的“意志”;美国根据“行动对行动”

作者简介:李雪威,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朝鲜半岛问题。

的原则,启动把朝鲜从支恐国名单中除名和停止对其适用《敌国贸易法》的程序。历经周折的朝核谈判,经过宁边核设施关闭阶段、去功能化及申报阶段,终于到达了最后一个阶段即弃核阶段的重大关口。在六方会谈数轮谈判过程中,中韩两国持有一致的立场,积极发挥着沟通和协调的作用,为会谈付出了巨大而又富有建设性的努力,与相关各方共同努力,不断向着六方会谈所制定的半岛无核化的目标迈进。今年7月,停止了9个月的六方会谈再次启动,然而会谈缓慢的进程以及朝鲜以美国未兑现承诺为由宣称停止去功能化的局面,再次预示着朝鲜弃核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种长期性更加突显了中韩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朝核问题和平解决的艰巨性和必要性。在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框架下,中韩将会继续寻找共同点,扩大共识,建立互信,密切合作。

首先,明确半岛无核化的立场。在本次六方外长会议上,朝鲜明确要求各方承认其拥核国家地位。而且早在6月提交的核申报文件中,朝鲜就已经以拥核国家自称。^[1]朝鲜在拥核条件下同美日韩等国建立外交关系,保持核国家地位的方针已是确定无疑的了。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拥核后又弃核的先例,一旦朝鲜拥核国家地位被承认,之后的无核化谈判也将转为与其他有核国家之间的旷日持久的核裁军性质的谈判,半岛无核化的实现将会是遥遥无期。朝核问题虽然本质上是美朝关系问题,但发展至今,朝鲜拥核却对中韩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因此实现半岛无核化是关系到中韩两国安全利益的重大课题,两国应是半岛无核化和反对核扩散的最坚定支持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半岛无核化不仅是中韩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目标,更应成为两国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推动力。

其次,贯彻行动对行动的原则。本次六方会谈团长会于2008年7月12日发表新闻公报,宣布六方将首先在六方会谈框架内建立验证和监督机制,并制定了完成宁边核设施去功能化和经济能源援助的时间表。朝鲜宁边核设施去功能化争取于2008年10月底前完成,与其他方对朝剩余重油和替代物资援助同步全面落实。美俄争取于2008年10月底前完成剩余对朝重油援助。中韩争取于2008年8月底以前与朝就提供剩余替代物资签署有约束力的协议。日本表示愿意在环境具备时尽快参与对朝经济与能源援助。^[2]本次会谈尽管并未制定具体的验证方案,也没能成功说服日本参与对朝援助,但制定出行动时间表,使得下一步行动具有可操作性。贯彻行动对行动的原则是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物质保证,因此中韩应按时完成各自援助部分,并劝说日本参与其中,必要时承担日本的援助份额,以保证行动对行动的原则得以贯彻执行,推动半岛无核化的进程。

最后,采用协商谈判的方式。目前尽管朝核问题进入弃核阶段,但朝鲜申报内容并未包含浓缩铀、朝核交易和拥核数量等问题,这些悬案给今后的无核化谈判设置了巨大障碍。在朝核问题解决进程中,各方有着共同的目标即实现半岛无核化,但在立场上差异较大。美国的目标集中于迫使朝鲜弃核,对于具体行动方式没有太多约束,布什政府不惜对朝鲜进行严厉经济制裁,甚至“先发制人”的打击。而中国和韩国与朝鲜的特殊关系决定了两国希望半岛无核化的同时,极力保证半岛和平与稳定,反对全面经济制裁和直接军事打击,注重防范因朝鲜突然崩溃而造成自身经济和安全上的困境。可见,与美国相比,中韩在行动方式的选择上局限性较大。从自身利益出发,两国始终认为协商谈判是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最佳途径,

[1] 参见任敏赫:《六方外长会议朝鲜要求承认其拥核国地位》,载《朝鲜日报》2008年7月24日。

[2] 日本坚持在“本国人绑架问题”有所进展前,不参与对朝能源支持的态度,只有绑架问题有所进展才能创造日本可以参加经济及能源支持的环境。

实践证明六方会谈是协商谈判的最好方式。

在朝鲜进行核试验后,美朝在策略上开始转向“接触”的政策。朝鲜极度热衷于与美双边谈判,刻意淡化、冷落六方会谈。而美国以同盟为基础建立其主导下的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战略意图与六方会谈建立东北亚和平、友好、不针对第三方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目标也不相符。六方会谈遭遇诸多新的挑战,面临着生存危机。^[3]然而朝美相互敌视的政策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我们还不能排除美朝“接触”政策是两国的一种策略性的选择:即将卸任的布什政府在伊拉克和伊朗问题上均陷入泥潭之时,希望在朝核问题上实现外交和政治上的突破;而朝鲜则有意迎合,从中捞取实惠。而且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也为美朝关系能否持续升温设置了悬念。目前民主党大选候选人奥巴马强烈主张在朝鲜完整、正确申报所有核武器计划并对支援叙利亚等核扩散活动的主张做出明确解释之前,不应该解除对朝制裁。”^[4]共和党大选候选人麦凯恩也在争先恐后地强调对朝强硬政策。可见,只要美国未与朝鲜签订和平协定,就不排除美国会选择军事打击的战略,这一点决不会因为朝美目前采取“接触”政策而发生变化。正在推行朝美“接触”政策的布什就曾警告说,如果朝鲜拒绝根据“行动对行动”原则一步步地向前迈进,他们会进一步被孤立。并表示美国希望用外交手段解决,但不排除动武可能性。^[5]朝鲜希望以拥核国家的身份向美国抬高要价,换取经济援助和安全环境,因此朝鲜不会轻易弃核。这显然与美国半岛无核化目标相悖。这种实质性矛盾是难以通过美朝双边会谈来解决的。可见朝鲜和美国要实现各自战略目标仍需要六方会谈这个谈判与协商的重要平台,六方会谈依然是目前和平解决朝核问题最现实可行的方案。六方会谈对朝鲜而言是阐明立场、谈论条件的最佳场所,对美国而言是联合各方贯彻半岛无核化和防核扩散立场的重要机制。

朝核问题的解决可能有四种前景:朝美各有让步,朝核问题和平解决;美国作出让步,美朝全面和解;朝鲜触犯美国底线,美对朝军事打击;朝核问题久拖不决,朝核危机长期化。^[6]这四种前景可以分为两种类型:让步和不让步。从以往经验来看,无论是美国作出让步,还是朝鲜作出让步,都将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博弈过程,没有中韩两国的积极参与是不可能顺利实现的。美朝双方互不让步可能导致两个结果:爆发或相持。朝鲜视维持政权为头等大事,它必须要考虑其战争边缘政策会进行到何种程度,因此朝鲜触犯美国的底线而导致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较小。朝鲜理想目标是以拥核国家地位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因此朝鲜不会轻易弃核。鉴于真正弃核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朝鲜可能采取拖延战术来打消耗战,导致朝核问题长期化。果真如此,实现朝美关系正常化的目标将会是遥遥无期。届时无论朝鲜陷入突然崩溃还是政治动荡都会给中韩造成严重的冲击。为避免这一结果出现,中韩应在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框架下进一步加强合作,理解朝鲜关切,加强与美协调,促使美朝在六方会谈的平台上进行双边谈判,增强六方会谈对美朝双边会谈的干预、引导和控制作用,避免仅仅充当执行者和买单者。

二、探究根源:帮助朝鲜进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

[3] 见石源华:《六方会谈面临的新挑战与东北亚安全合作》,载《现代国家关系》2007年第8期,第10页。

[4] 参见李河远:《奥巴马:朝鲜申报所有核武器才能解除制裁》,载《朝鲜日报》2008年6月21日。

[5] 参见崔宇哲:《布什:若外交无法解决朝鲜不排除动武可能》,载《朝鲜日报》2008年7月4日。

[6] 参见前注[3],第13页。

朝鲜不惜与国际社会为敌,采取拥核自重的战略主要有三个目的:第一,巩固政权稳定。第二,创造安全环境。第三,主导半岛统一。尽管上述战略目的各有侧重,但一经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朝鲜进行核开发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要真正实现半岛无核化的目标,就必须帮助朝鲜恢复和发展经济,而进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则是朝鲜发展经济的必由之路。

(一)朝鲜进行核开发的经济根源

首先,朝鲜巩固政权稳定急需摆脱国内经济危机。朝鲜首要利益是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冷战结束 10 多年来,朝鲜历经内忧外患,面临重重考验。苏联解体,中俄、中韩建交,朝鲜在国际上处于政治孤立地位,核开发成为朝鲜为维护自身安全与美博弈必要的战略威慑手段。目前尽管来自美国的安全威胁没有完全消除,但在六方会谈框架下,经中韩等国的多方努力,军事打击的危险已大为缓解,拥有核武器也无疑大大增加了朝鲜安全感。然而,长期的经济困境导致朝鲜民心涣散,人员大量出逃,造成社会动荡,对朝鲜的政权稳定构成严重威胁,也极大地影响着周边国家的安全环境。朝鲜当务之急是摆脱国内经济困境,制止社会动荡,维护政权稳定。朝鲜进行核开发是大大减少在常规武装上的投入,以节省更多的资源用于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7]是换取外来经济援助,缓解国内经济危机的重要筹码;也是朝鲜对外显示实力与自信心,鼓舞人民士气,增强凝聚力,转移因经济困难加剧社会动荡从而影响政权稳定的内部矛盾的一种手段。

其次,核开发是朝鲜创造对外开放安全环境的有效方式。苏联解体后,朝鲜对外贸易额锐减,加上计划经济体制瘫痪,自然灾害频发,朝鲜经济陷入严重困境。于是在金正日政权稳固之后,朝鲜决心进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从 2002 年 7 月起,朝鲜出台了一系列经济调整与改革的政策和措施。对内取消数十年来实行的国家配给制,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中朝、韩朝边境设立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吸引国外资金;并向中国、越南、欧洲等国派遣进修学员,重点加强市场经济、金融、贸易、高新科技类人才的教育和培训。这一系列措施表明,朝鲜正在进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尝试。然而朝鲜的对外开放遇到了来自布什政府的强大阻力,致使其对外开放的国际环境趋于恶化,改革开放的脚步受到牵绊。^[8]为了摆脱经济危机,朝鲜以核开发为手段,逼迫美国与之直接对话,力促国际社会解除对朝经济制裁,最大限度地换取经济援助,并希望以有核国家地位,实现朝美关系正常化,创造安全的国际环境,为对外开放清除障碍。

最后,主导半岛统一需要强大的经济基础。朝鲜的战略目标是以社会主义制度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然而就韩朝实力对比状况来看,韩国明显高于朝鲜,在半岛事务主导权的争夺中处于优势地位。朝鲜半岛要实现统一,除了韩朝政权正统性之争等政治因素外,另一道鸿沟就是巨大的经济差距。2007 年韩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已突破 2 万美元,而朝鲜却连粮食都不能自给,大量依靠外来援助。2005 年 6 月美国兰德公司发表了一份题为《朝鲜的矛盾:朝鲜半岛统一局势、费用及结果》的分析报告,称朝鲜半岛如果真正实现统一,以 2003 年的美元价值为计算标准,需要耗费 500 亿美元至 6700 亿美元。^[9]面对巨额统一费用,韩国不得不放弃独自承担统一费用的“吸收统一”方式。而朝鲜尽管由于核问题可以对国际社会施加一

[7] 参见沈丁立:《朝鲜核试验和中朝关系及中国的选择》,载《青年参考》2006 年 9 月 5 日。

[8] 布什政府上台后,否定克林顿时期的对朝接触政策,阻挠韩国旨在促进南北和解的“阳光政策”,停止了美朝关系正常化的努力,9·11 事件之后更把朝鲜确定为三大“邪恶轴心”国家之一。

[9] 见《美兰德公司预测朝鲜半岛的统一成本将比德国高》,载《国际先驱报》2005 年 6 月 9 日。

定影响,进行核武开发也增强了其军事实力,但经济困境导致朝鲜仍难在统一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正因如此,朝鲜在建设“主体社会主义强盛大国”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中,始终特别强调发展经济的重要性。

(二)朝鲜迫切需要进行改革开放来促进经济发展

因朝美关系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朝鲜对美国的不信任仍未消除,对外开放的脚步非常缓慢。目前朝鲜所采取的主要策略是关闭宁边核设施及去功能化,尽可能多地换取国际援助。但要实现朝鲜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其根本途径只有对外开放。在解决朝核问题的谈判过程中,朝鲜极力要求与美直接对话,既是国内经济窘境所迫,也表明朝鲜对外开放的紧迫性,改革开放是朝鲜为克服经济困难而作出的必然选择。

东北亚安全环境中最突出的不稳定因素是贫穷落后而又不守国际规则的朝鲜,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面临的最难以突破的瓶颈也是地处交通要塞却对外封闭的朝鲜。朝鲜的封闭状态深深影响着整个东北亚,但没有哪个国家比中韩两国感受更为深刻。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需要向朝鲜“借港出海”;韩国要改变“岛屿国家”的状态,获得进出欧亚大陆的陆路通道,成为东北亚和欧洲地区的交通枢纽及国际物流基地,实现韩国“东北亚经济中心”的梦想,需要朝鲜的开放。由此可见,中韩在引导朝鲜进行改革开放方面具有共同的使命。值得注意的是,在缺乏安全保证的情况下,朝鲜所进行开放的性质不是改革指向型的开放,而是体制维护型的开放,即朝鲜是以恢复国内停滞的经济来巩固现存体制为目的而促进对外开放的。对朝鲜试探性的开放态度,中韩应采取包容心态,逐步引导朝鲜融入到国际社会中来。

首先,促使朝鲜认识到对外开放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中国改革开放对朝鲜有很强的示范作用。苏联解体之后,中国成为朝鲜对外联系的最安全的渠道,因而也是能够对朝鲜产生重要影响的国家。虽然两国经济体制不同,但中国和朝鲜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也曾在20世纪70年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境,但自对外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比之下,朝鲜经济却日渐衰退,甚至陷入崩溃的边缘。这种巨大的经济差距必然会促使朝鲜领导人和国民改变思想观念,增强开放的紧迫感。直到20世纪70年代,朝鲜经济并不落后于韩国。80年代开始,韩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与朝鲜差距日渐拉大。如果说朝鲜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羡慕的话,对于韩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则充满了恐惧。这种不利的局面迫使朝鲜认识到通过对外开放恢复和发展本国经济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其次,提供必要的援助和支持。长期以来,中国出于对中朝两国传统友谊的重视,韩国从维护整个民族利益考虑,对朝鲜提供大量援助,帮助朝鲜渡过难关。即使朝鲜进行核试验后,为避免朝鲜迅速崩溃,引发边境安全局势混乱,中韩在反对全面经济制裁,主张部分制裁的策略上也采取了相同的立场。中朝、韩朝间的经贸合作总体上也在积极推进。朝鲜在与中国毗邻的新义州设立经济特区,在罗津先锋地区设立自由贸易区;与韩国在邻近非军事地带的开城设立工业特区,并兴建金刚山陆路示范性旅游产业。随着这些合作项目的深入开展,朝鲜会自然而然地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必然会推动朝鲜进行改革。中韩两国对朝鲜的援助和支持,对其他国家来朝投资起到示范性作用,有助于朝鲜引进外资,恢复生产能力,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带动旅游业、交通服务业、文化产业的发展。

最后,推动朝鲜经济加速融入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在解决朝核问题过程中,朝鲜极力要求与美直接对话,其目的之一就是朝鲜希望通过与国际金融市场和美国市场接轨来获取发展本国经济的有效途径。目前朝核问题去功能化有了新进展,美国也宣称要从支恐名单中

去除朝鲜,但朝美关系并没有发生彻底改变。在缺乏安全保证的情况下,朝鲜迫切的对外开放需求无疑需要中韩的战略支撑作为保证。中韩两国应进一步加强合作,积极促进中朝、韩朝合作项目的继续发展,推动中朝、韩朝合作项目与中俄朝图们江三角洲地区合作开发、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等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项目的有机结合,推动朝鲜经济加速融入到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当中。在该区域内各国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必将会使安全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从而减少朝鲜对外开放的不安全感。

朝鲜采取拥核自重的战略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必须要帮助朝鲜恢复经济发展,促使朝鲜加速融入到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中来,从而早日实现与世界经济体系接轨,这是从根本上解决朝核问题以及恢复和发展朝鲜经济的最佳途径。如果朝鲜能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美国就无法孤立朝鲜经济,并从经济上遏制朝鲜了。中韩两国应密切合作在引导朝鲜走出封闭状态、实现对外开放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三、提供保障:构建互信与安全合作机制

1953年7月27日中朝为一方,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为一方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此后朝鲜半岛陷入长达50多年的停战状态。由于《停战协定》本身效力的局限性,^[10]以及50多年来半岛局势和周边大国关系的结构性变化,^[11]《停战协定》早已名存实亡,朝鲜半岛迫切需要建立新的和平机制来提供安全保障。从本质上说,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问题就是朝美之间的互不信任问题。冷战结束之后,失去了传统的盟友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支持,朝鲜不得不独自面对强大的美日韩势力。极度的不安全感驱使朝鲜采取拥核自重的战略,以寻求新的安全平衡。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朝鲜对于核具有巨大的期待,除非获得足够的安全保障,否则朝鲜是不会轻易弃核的。由此可见,朝核问题久拖不决既是朝鲜半岛缺乏安全保障机制而导致各方缺乏互信的结果,也反映出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迫切性。

关于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多边讨论始于第一次朝核危机后的中韩朝美“四方会谈”,尽管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却对和平机制的建立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后,六方会谈的召开使国际社会对构建半岛和平机制更加关注。第四轮六方会谈发表的《共同声明》中明确指出,为共同致力于东北亚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直接有关方将另行谈判建立朝鲜半岛永久和平机制”。这一成果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为在朝鲜半岛结束冷战、建立和平机制奠定基础,不仅有助于解决半岛安全保障问题,还能消除阻碍韩朝关系发展和经济合作的障碍。朝鲜不顾国际社会普遍反对悍然进行核试验以后,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面临重大挑战,朝鲜半岛建立新的和平机制问题的迫切性更加突出。在参与谈判的六方当中,中韩在构建半岛和平机制问题上具有广泛共识,两国密切合作有内在动力。

首先,朝鲜半岛和平机制谈判的参与者问题。在韩朝第二次首脑峰会《北南关系发展与和平繁荣宣言》中,双方一致认为,有必要推动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举行直接有关的三

[10] 朝美都早已违背《停战协定》关于“停止自朝鲜境外增援的作战飞机、装甲车辆、武器与弹药”的规定,不断运进大量的现代化新式装备,严重威胁着半岛局势的和平与安全。

[11] 中美于1979年、中韩于1992年分别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朝美在协商解决朝核问题的过程中开始奉行“接触”政策,双边关系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朝鲜于1991年与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两国关系尽管一波三折,但双方已实现二次首脑会晤,和解合作逐渐成为双边关系的主要基调;当年的“联合国军”早已撤出朝鲜半岛,其中有些国家已与朝鲜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方或四方首脑会晤。韩朝关于“朝鲜半岛的和平、安全和统一”的提案也获得第62届联合国大会总务委员会一致通过。可见,在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问题上韩朝两国以及相关国家已取得共识,但对于朝鲜半岛和平机制问题的谈判主体问题仍存在争议。朝鲜认为《停战协定》是由“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一方与联合国军总司令另一方”签订的,韩国并没有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已全部撤出朝鲜,目前驻扎在韩国的所谓“联合国军”实际上就是美军。^[12]因此,朝鲜主张朝鲜半岛和平机制问题的谈判不应包括中国和韩国,应由朝美双方谈判解决。然而朝鲜也认识到,韩国尽管没有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从法理角度讲没有参与谈判的资格,但朝鲜半岛和平机制问题首先是朝鲜和韩国内部问题,没有韩国参与的和平机制没有任何意义,因此朝鲜主张由朝美韩三方进行谈判。中国认为,中国作为东北亚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和朝鲜停战协定的重要缔约方,涉及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和平机制的有关问题,中国自然要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13]韩国政府也已明确表示半岛和平机制应由韩国、朝鲜、中国和美国参加。^[14]有了克林顿政府的“前车之鉴”,美国希望通过多边会谈来保证谈判结果的实施,因而主张当事国是四个国家。同时中韩美三方均认为韩朝和中美的地位有所区别。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直接当事者应是韩朝两国,朝鲜半岛问题最终应由南北双方自主和平解决。而美中两国或美、中、俄、日四国则是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外部推动力和国际保证。

其次,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与无核化的关系问题。随着“2·13共同文件”精神的落实,朝鲜去功能化取得阶段性进展,美国启动取消朝鲜支恐国的程序。朝美两国互信加强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建立提供了新的契机。但对于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与无核化的关系问题,相关各国立场却不尽相同。美国的态度相当明确,即以朝鲜弃核为前提。主张在朝鲜对其核设施实现去功能化、进入弃核阶段后,进行有关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谈判。美国担心,一旦先签订和平协定,美国将不得不承认朝鲜现存政权,并与其和平共处,从而使美国在韩国军事存在的理由被削弱,更加难以逼迫朝鲜放弃核武器。朝鲜认为,只有首先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朝美才能和平共处,朝鲜半岛才能有实现统一的外部环境和安全保证。朝鲜一直希望与美国签订一个和平协定以取代停战协定,正式结束战争。通过实现朝美、韩朝关系正常化,解决朝美、韩朝之间的政治军事问题。和平机制的建立可以完全消除朝美、韩朝以及所有相关国家之间的安全忧虑,朝鲜弃核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对于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与无核化的关系问题,中韩立场基本相同。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目的是维护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地区持久和平,因此必然要求半岛无核化及朝美关系正常化。但并不是朝美实现关系正常化后,再进行关于和平机制的讨论,而是伴随朝鲜半岛无核化谈判的进程同时展开谈判。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也是目前六方会谈的最终目标。随后有关国家关系正常化、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等问题会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和平机制与无核化可以并行不悖,向前推进。^[15]

[12] 参见《关于朝鲜停战协定的文件》,第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13] 参见《外交部:中国对朝鲜半岛和平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载《新华网》2007年10月9日, <http://news.xinhuanet.com>, 2008年8月3日浏览。

[14] 参见《韩国称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应由中韩朝美四方参与》,载《新华网》2007年10月20日, <http://news.xinhuanet.com>, 2008年7月27日浏览。

[15] 参见《2007年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举行例行记者会》,载《外交部网站》2007年10月9日,

第三,驻韩美军问题。驻韩美军地位问题、美韩同盟问题、美国为韩国提供核保护伞的问题,是未来朝鲜半岛和平机制所要解决的三大难题。朝鲜半岛要建立和平机制,毫无疑问要讨论驻韩美军的地位问题。^[16]朝鲜认为驻韩美军的撤出是构建半岛和平机制的先决条件,是实现朝鲜半岛自主统一的根本保障。金日成就曾明确指出,“自主地统一国家,就意味着迫使美帝国主义者撤出南朝鲜,不让其他国家势力干涉我国的统一问题”。^[17]在今年7月举行的六方外长会上,朝鲜明确提出对朝核进行验证的同时,也要就驻韩美军是否为韩国提供核保护伞进行验证。可见朝鲜始终把驻韩美军看作是对其安全的主要威胁。韩国则认为驻韩美军是国家安全及半岛局势稳定必要的平衡器。即使在自主意识极强的卢武铉总统执政时期,韩美同盟有所弱化,但韩国也仅仅是要求韩美同盟中的平等地位,并未要求解除同盟关系。李明博政府更是把致力于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作为首要任务,并声称,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建立后,驻韩美军将继续留在朝鲜半岛。^[18]驻韩美军直接针对的目标是中国,美国不断要求韩国与之协调一致,加强介入台海的“战略灵活性”。中国也曾视驻韩美军为周边安全的重大威胁。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中美、中韩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在处理地区安全方面开始采取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认为不能用冷战时期的所谓“军事同盟”来看待、衡量和处理当今世界或者各个地区所面临的安全问题。在这种安全观的指导下,中国认为美韩同盟只是一个历史遗留的产物,不应该成为中国与各大国沟通与互助合作的障碍。^[19]现阶段中韩两国对于驻韩美军存在的分歧有所减少,主要是为了借助驻韩美军制衡朝鲜,从而加大对朝鲜的控制力度,避免朝鲜采取极端行为。

基于上述共同立场,中韩将会积极合作为和平实现半岛无核化提供安全保障。

第一,不断充实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维护半岛和平发展。中韩自建交以来在外交、安全、经济、社会、文化、人员交流等领域交流与合作取得显著成效,两国关系迅速提升至“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支持一切有利于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和平稳定的事情。作为朝鲜半岛的近邻,中国希望朝韩双方通过谈判与对话,增强互信,改善关系,支持朝鲜半岛南北双方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在政治互信与经济合作的基础上实现自主和平统一。韩国赞赏中国为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所作努力,并表示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中国认为,保持与韩国的友好关系也有利于维护中国未来在朝鲜半岛以及东北亚地区利益。这种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入发展,对于维护朝鲜半岛及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为中韩进一步合作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和平机制的建立注入新的动力。

第二,持续推进半岛无核化的进程,保持东北亚地区局势稳定。对于半岛无核化的立场各方早已达成共识。但要真正实现半岛无核化,还应当明确的是,无核化不只是朝鲜单方面的无核化,也取决于东北亚各相关国家对核的态度与企图。中美俄等国作为有核国家,应当

www.fmprc.gov.cn,2008年8月1日浏览。

[16] 参见石源华:《朝鲜半岛和平进程还有三大难题》,载《环球时报(环球网)》2007年10月10日, www.huanqiu.com,2008年8月3日浏览。

[17] 见《金日成著作集》第五卷,朝鲜外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304页。

[18] 参见《韩国希望启动朝鲜半岛机制谈判》,载《新华网》2007年10月26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08年8月1日浏览。

[19] 参见《外交部秦刚就六方会谈、中美人权对话等答记者问》,载《外交部网站》2008年5月27日, www.fmprc.gov.cn,2008年7月27日浏览。

率先拿出诚意,承诺不使用核武器。韩日等目前尚未开发核武器的无核国家,应当明确表示放弃拥核企图,特别是日本应拿出诚意贯彻“行动对行动”原则,改变拖延半岛无核化进程的做法。^[20]只有各方坦诚地达成这种共识,半岛无核化才能够成为有效且可行的目标。为尽早实现半岛无核化的目标,中韩两国应在解决途径上保持一贯的一致性,即加强与美国协调,求同存异;解决朝鲜对自身安全利益的关切;共同防范来自日本的军国主义威胁,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为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三,在六方会谈框架下展开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四方会谈,并推动六方会谈向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转化。六方会谈的目标是实现半岛无核化。四方会谈的目标是实现朝美、朝韩关系正常化,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从二者的目标实现途径来看,可以形成二种模式:六方会谈的结果应是四方会谈的起点,没有半岛无核化,建立和平机制就无从谈起;或者六方会谈可以与四方会谈同步进行,无核化谈判每上升到一个阶段,和平机制谈判相应跟进,交替进行。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无论是哪种模式再现,四方会谈都应囿于六方会谈的框架才具有可行性。尽管日、俄虽未直接参加半岛和平机制会谈,但两国的安全、经济、政治利益与半岛形势密切相关,也会对半岛和平机制发挥相应作用。各方应在六方会谈框架下,形成双边带动多边,多边促进双边的良好互动,并推动互动形式向机制化、组织化方向发展,促使六方会谈这一多边合作的重要平台向多领域多用途扩展,为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和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开辟有效途径。

中韩在解决朝核问题上的密切合作,不仅有利于推进半岛无核化的进程,同时通过谈判实现半岛无核化、引导朝鲜走出封闭、构建互信与安全合作机制也为两国各自的发展创造了和平、繁荣、合作的周边环境。朝鲜半岛无核化既是中韩两国共同战略目标,也是中韩两国能够克服困难、携手合作的巨大现实驱动力。目前,尽管朝核问题取得阶段性进展,但仍然存在诸多变数。美国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还未彻底改变对朝敌视政策;日本借绑架问题,延长对朝经济制裁,不履行对朝援助,并挑起韩日领土争端,意欲设置障碍,拖延无核化谈判进程;朝鲜方面再次提出谈判条件,要求各方承认其拥核国家地位,并对韩国的核项目进行协助验证。近日朝鲜又以美国未兑现承诺为由宣称停止去功能化,也使半岛无核化进程受阻。而且朝鲜倾向于朝美双边会谈,排斥多边合作,这种架空六方会谈的做法也限制着中韩作用的发挥;李明博亲美、对朝强硬的实用主义外交,也深刻影响着中韩、韩朝关系。中韩在经济摩擦和历史认识问题等领域的冲突,也有可能影响到两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种种变数对中韩合作解决朝核问题提出严峻挑战,同时再次表明中韩在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加强合作的必要性。

[20] 日本以绑架问题未解决为借口,将对朝经济制裁延长半年时间,并在朝核问题进入弃核阶段后,仍拒绝对朝提供应当承担的经济补偿,这种缺乏诚意贯彻“行动对行动”原则的做法,显然是在拖延半岛无核化进程。